



蜡染之乡，郁郁蓝草

---贵州蓝染考察笔记



诗经有云：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”。蓝草曾经是我国历史上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，从诗经的成书年代开始，由蓝草制成的蓝靛染料被使用了数千年。今天，在崇山环抱的贵州，在传统的蜡染之乡，依然有蓝草茂盛地生长，还有机会见到最传统的制靛方式，这些宝贵的存在散发出感人的力量。

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”，这句诗词的释义有多种版本，其中一种解读为：采摘了整整一上午的蓝草，做出来的染料还不够染一件短衣，抒情诗句的背后道出了蓝靛染料的得来不易。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·种蓝》专门记述了从蓝草中制取蓝淀（靛）的方法：“刈蓝倒竖于坑中，下水，以木石镇压令没。热时一宿，冷时再宿，漉去菱，内汁于瓮中，率十石瓮，著石灰一斗五升，急手摔之，一食顷止。澄清泻去水，别作小坑，贮蓝淀著坑中。候如强粥，还出瓮中，蓝淀成矣。”

时间：2015年11月上旬

地点：贵州省黔西南贞丰县小屯乡高寨村

位置：北纬 25° 31' 49"，东经 105° 34' 24"，海拔 1360 米



这里是历史悠久的蓝靛村，大多数村民家建有直径接近 5 米的靛池。居民以汉族为主，种植玉米，薏仁米和马蓝。贞丰出产的蓝靛远近闻名，绝大部分供应周边的布依族和苗族。

村民邱德刚家种植了将近3亩马蓝，今年雨水好，蓝草长势喜人，叶片油绿肥厚，顶着淡紫色的花朵，植株普遍超过90厘米，最高的达到一米二。与之对比的是今年5月6日他的哥哥邱华荣正在地里劳动，当时的马蓝一小丛一小丛的，还只有十多厘米高。

贵州靛农每年从农历二月蓝草发芽就开始忙碌，7、8月间采摘成熟的叶片进行第一轮制靛，吴慎因的《染经》中记载此时制出的蓝靛名曰“摘叶”。等到立秋是最终收获，这次将蓝草齐着地表的高度割断，主干修剪收集用于扦插，余下的枝叶全部可以制靛，此时制出的蓝靛名曰“大靛”。这一轮收割制靛的过程持续较长，但必须抢在冬月也就是农历11月之前全部完成，此时的高寨村一片忙碌。



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，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，留在村里的劳动力以中年以上的妇女和老人为主。每浸泡一池蓝靛需要投入上千斤的蓝草，而且田地往往远离靛池，山路又崎岖难行，收获蓝草的季节里村民们自然而然地互相支援，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收获别人的帮助。马匹驮上沉重的蓝草艰难爬坡，主人不用力拉扯缰绳并大声吆喝就会停下来喘息。掉落的叶片也会被收集起来，勤劳的人们对蓝草格外珍惜。



从田里到家的路程要走上十多分钟，收割加上来回运送的时间花了将近4个小时。刚刚运回家的蓝草紧接着需要修剪，收获的日子里靛农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这项工作是用镰刀去掉旁出的枝叶和嫩梢，取40多厘米长的老茎，上面保留3-4个芽结，根部一端的断口砍成斜面。修剪好的靛杆捆扎整齐，不仅留作自家的继续种植之用，还有人专程上门购买。



邱家的水泥靛池由于排水的需要建在高台之上，直径 435 厘米，平均深度 90 厘米。靛池投入 900-1000 斤蓝草枝叶，注水之后的浸泡深度将近 70 厘米。此时当地白天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 20 度左右，蓝草枝叶经过 3 天的浸泡已经变软发黑，拨开可见水色呈现浓郁的灰绿色，此时便可捞叶打靛了。一大早浓雾未散，老邱的哥哥和另外 3 名村民如约前来帮忙，将漂浮的叶子捞起堆在池边的小圈里，沥出的液体流回池中一点也不浪费。



表面漂浮的叶子捞去之后，接下来清除池底的沉淀物。首先堵住存放废叶小圈的回流孔，沉降到池底的多是枝条，这一部分沥出的液体废弃不要。几名村民用长度超过两米五的打杆搅动池水旋转，巧妙地利用漩涡将沉积物集中在池底中心，等待池水停转后捞取。下一次他们换一个方向搅拌，然后再捞，这样的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，直至再也捞不出任何残渣为止。老邱自己趁这段时间将 80 斤生石灰溶解备用。



当开始往靛池中注入石灰水的时候，大家合力搅拌，使之混合均匀，待石灰槽放空，打靛的环节正式开始。五名村民均匀地散开，用打杆从不同角度用力地向中央推动池水，动作节奏整齐，富于韵律。池水被一下拨开涌向池边，一下又向中央汇集，往复运动，在池心激起半米多高的浪花，水声激越，水面生出厚厚的泡沫。老邱在打靛间歇的片刻舀起池水观察，甚至品尝，又加入少许石灰水继续打。浓绿的池水在激荡中逐渐转蓝，颜色越来越深厚，半个多小时后打靛结束，靛池中的液体已经变成蓝黑色，水面继续涌动了 1 刻钟才彻底平静下来。

实际上这里的多数村民已经不再沿用这种人工打靛的方式，而用机械代替，能够见证如此壮美的劳动场面实属幸事。



打好的靛液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沉淀，老邱打开了靛池的出水口，排出上层澄清的液体。靛池的建造高低错落，为排水排靛设计了科学的通道，此时低处小靛池的入口是关闭的，排出的清液直接流走。靛池内的液面缓缓下降，越来越接近沉积在池底的靛泥层。



老邱一直留意着排水的状况，随时舀起一瓢仔细观察，65 分钟后表层的清液基本排空，老邱堵住向外界排放的出口，同时打开二级靛池的入口，此后大靛池流出的液体全部进入小靛池存储。随后大靛池比排水孔低 20 多公分的出靛孔也打开了，深蓝浓稠的靛液汩汩流出。老邱在小靛池内铺垫了竹筛和刺衫的叶子，再一次过滤残渣。



靛池的底面是倾斜的，两侧有 20 公分的落差，靛液自动缓缓集中到出靛孔的附近。老邱用事先收集的清液刷洗靛池，将池底的靛泥赶向出靛孔，半个小时后靛液全部流空，靛池底部没有留下一点残枝败叶，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池碧绿的蓝叶。



靛泥积存在小靛池内继续沉淀，遇到降雨需要苫盖。等到赶场的日子，老邱会将表面澄清的液体再次排出，池底沉积的便是成色上好的蓝靛泥。一池蓝叶可以制成约三百斤靛泥，而最优质的蓝靛可以卖到8块钱一斤，这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。



由于周边的布依族、苗族依然保持着对蓝靛的需求，而越来越多的人家不再自己种蓝打靛，最近几年高寨村的马蓝种植呈上升趋势。村里的马蓝收割和制靛进行得如火如荼，时值立冬和小雪之间，正是马蓝冬栽的时节，靛杆被及时栽进田里。马蓝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长期的第二年产靛最好最多，第三年转入衰退，收获之后便挖掉重栽，马蓝的根部即为中药南板蓝根。



居住在贵州南部的苗族、布依族、侗族和瑶族虽然在平时已大多选择汉族便装，但仍然有一部分老人恪守着民族装束，而且每逢节日庆典，无论老幼都要身着民族服装。除了传统蜡染，这里的纯色衣料也以深浅不同的蓝色为主。虽然不可避免地化学染料已经以其方便快捷、价格低廉的优势部分取代了传统的蓝靛染料，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习惯在这里仍然顽强地延续着。走在贵州的村村寨寨，常常看到墙角半盖的染缸，或者门口晾晒着刚染的新布。他们之中既有人到市场上购买蓝靛，回到自家酿缸染色，也有的就在房前屋后种植小片的蓝草，完全能够自给自足。

当人们重拾对自然环保生活方式的尊重，蓝靛染色进入大家的视野，实实在在的需求是蓝草种植和古法制靛持续存在的基础，而那些只染给自己和亲人使用的蓝靛染缸是抵御化学

染料最后壁垒。马蓝的根、茎、叶皆可入药，蓝靛泥是天然无公害的植物染料，打靛产生的泡沫--靛花，可制成国画颜料花青和中药青黛。

如果您对蓝靛染料、南板蓝根或者青黛有需求，请关注贞丰，关注高寨村，或者致电民族服饰博物馆，我们愿意帮您联系。希望这条微信可以帮助到贵州的靛农，为老邱和乡亲们辛勤的劳动带来更好的收获。